

無線電波以光速前進，而據說超越光速能讓時間倒流。

也許，只是也許。

我手上這支 HR-93，比別人多努力跑快了一點點。

站哨是當兵最無聊的事了，藍天、白雲，數不完的鳥，蚊子，還有督導官。唯一還有點樂趣的是通聯用的 HR-93 有時候能收到點來自遠海或對岸的零碎電波，而我用來消磨站哨的就是聽著那些模糊的語言，想像他們正在做些什麼。

急促的爭吵，那是北方漁船遇上了海域糾紛嗎？噪然的下令，也許是哪裡在打著不知名的仗。一兩句帶口音的閒聊，那可能只是今天天氣真好的問候。

兩個小時能思考很多事，雖然我大多是想著今天午餐吃什麼或遊戲大概還差多少經驗升等這種事。

直到我收到了那通來自遠方的訊息。

「滋滋滋……敵……北方二十……採取……滋滋……是否抄收……」

那是一個晴朗的午後，我站在哨所外的陰影下，靠著徐徐的海風爭取那一丁點的喘息，哨所裡頭已經熱得像是蒸籠一樣，連電風扇吹出來都是悶的。

那段帶著嚴重雜訊的喊話我一開始沒注意聽，它斷斷續續地傳來，乍聽之下像是哪個連隊的操演正好和我的 93 調上了一樣的訊息，每隔幾分鐘就喊一次。

這樣的通訊大概維持了十多分鐘，我被煩得幾乎要把 93 關掉時，突然一聲清晰得嚇人的聲音傳了出來。

「呼……總算是告一段落了。」

聲音經過無線電變聲，聽起來不高不低，但更近似於還沒變聲的男孩那種高亢，我愣愣地看著手上的 93，把音量調大了一些。

「戰爭什麼時候才要結束呢……」

無線電那端的人嘆了口氣，開始了旁若無人的自言自語。

「要是戰爭結束了，我想穿上漂亮的新衣服、好好洗個澡、吃一頓好的，然後……」

我聽著他一筆一筆地點過那些事，忽然不知道該不該提醒他可能壓到了通話鈕或什麼，思考了一會，我終於在他

講到「啊啊好想交一個……」的時候壓下了通話鍵。

「全都聽見了喔。」

「咦咦咦？什麼？什麼聲音？話機？不對啊，我明明沒有壓到通話鍵？咦？」

「我是說，我全都聽得一清二楚，從戰爭結束了那邊開始。」

「要是聽著就早點說啊！等一下，我明明沒有按下發話鍵，為什麼你能聽見？還有你為什麼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他一股腦地說了一堆，我還來不及答話，最後他只是乾笑了幾聲嘆了口氣。

「哈……哈，應該是累了出現幻覺了吧，為了守機好幾天沒睡好了，鐵定是這樣。」

像是要說服自己似的，我聽見話筒掛上的咔一聲，然後他打了個哈欠。

「沒事的，很快就會結束。」

我正想回他話，無線電突然爆出了一聲很大的雜訊，嚇得我差點沒把 93 摔在地上。接著安全的聲音從發音孔裡傳出來。

「洞兩洞兩，聽得到嗎？」

「洞兩抄收。」

「你下一班衛兵在廁所，晚點換哨，還有你剛剛是不是說了什麼，我看監視器你在發話，我沒聽到。」

「欸？」

我愣愣地看著我手上的 93，頻率確實一直都沒有變過，那剛剛的聲音，安全沒聽見嗎？

「沒什麼，我拿著話機自言自語而已，沒按下去。」

最後我還是隱瞞了這個小秘密，要是我說了他也不會信吧。

接到了奇妙的訊息什麼的。

「沒事就好，下次別做這種中二事了，看起來怪尷尬。」

我乾笑了兩聲，安全說準備帶衛兵下來了，和我說辛苦。

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對話，一開始我只把這當作一個巧合，一個奇蹟一樣的巧合。

「信義洞么呼叫忠義洞參，信義洞參……啊又念錯了，為什麼要用這些莫名其妙的代號啊！」

第二次聽見他也是在站哨，那天的海風平浪靜，是個很

適合打盹的午後。就在我看著海，就快要開始恍神時，他略顯尖銳的聲音傳了出來。

這次也是一樣清晰得詭異，明明有時候安全呼過來的訊號都沒那麼好，他的訊息卻總是一字不漏地咬字分明。

「要是再呼錯就又要被隊長罵了，唉，為什麼我連這種事都做不好……」

略帶沮喪的嗓音帶著氣餒和焦慮，我不知道我該不該多管閒事，但站哨實在是閒得發慌了，於是我和上次一樣按下發話鍵。

「那個……雖然有點多管閒事，不過別擔心啦，我一開始也老是呼錯。」

對面沉默了一會。

「哇啊啊啊啊又來了又來了！等一下到底為什麼，我明明沒有按什麼東西，不應該啊，就算我再怎麼菜也不至於按到發話鍵自己不知道吧！」

他還是一樣過分的焦慮，聽見他手忙腳亂地不知道摔了什麼東西，我連忙補了一句。

「雖然我不知道你是哪裡的誰，不過我沒有惡意。還有，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接得到你的訊號。」

他又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長得我都要認為這次的通話是錯覺時，他才長長地呼出一口氣。

「你知道現在在打仗吧，做這樣的惡作劇很危險。」

他拿出了像大人教訓孩子那樣的語氣，令人不爽的是明明無線電另一頭他的聲音聽起來比我還要年幼一些。

「我就說了我沒有在惡作劇，我只是……等一下，你說在打仗？」

「那當然，這可是戰爭喔，不是小孩子扮家家酒的東西，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可以聯繫到我們的軍用無線電，但我勸你還是快點住手吧，我是不會洩漏任何機密給你的。」

突如其來的訊息讓我愣在了原地，戰爭？

「你是認真的？」

「我……」

一聲爆音，我聽見流彈，聽見第一次的通訊報告聲，聽見悲鳴，甚至有錯覺嗅見了血。

雜訊的尖銳聲音幾乎刺穿了我的耳膜，最後聽見到是他提起什麼重物奔跑的聲音。

「剝悍洞……忠……洞么，……遭敵……，重……滋滋滋……，敵軍方……滋滋滋……」

然後恢復寂靜。

蟬鳴噪起，艷陽高照，一輛機車從哨所前面騎過，我卻錯覺出自己身在戰場。

他說的是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這樣確信。

「青禾隊長已經死了，藍組長也死了，還有小龍、貴先生，接下來就是我了……」

這次的他聽起來很沮喪，我害怕突然的出聲又會刺激到他，所以沒有發話。

「如果我可以拿槍，是不是就可以幫他們報仇了，如果我可以拿槍，如果我也能上前線。」

我聽見他縮起身體的聲音。

「但沒辦法的，我連傳令都做不好，我什麼都做不好，大家都是因為我死掉的，大家都……」

接著是一巴掌，一道清麗的，大略是屬於女性的嗓音插了進來。

「你以為在這裡自怨自艾有用嗎？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憑什麼他們要為你而死。」

她的說法很犀利，或說近乎殘忍。

他囁嚅著說對不起、對不起，卻是被擁進懷裡的聲音。

「比起道歉，不如去復仇啊。」

他們兩個都哭了，我望著手上的 93，有一種說不出口的無力，像是看著一場悲劇在眼前上演，卻對裡頭的痛苦無能為力。

班長和我說島上曾經有過幾次小戰役，登不上史冊的那種，我去翻了翻記載，在一張不大的志士榜小小的角落發現他說過的名字。

最開始我是不相信的，但隨著我收到的那些碎片越來越多，我開始發覺到這似乎真的是某些來自過去的回憶，像是他提到那些已經廢棄的據點，島上不為人知的小路。

那次我終於整理好思緒和他搭話，深吸了一口氣。

「那個，你好？」

我沒有給他反應或回應的機會，他還來不及喊叫出聲。

「我是之前那個，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你之前認為我是敵軍，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不是。」

他有些顫抖地碰了話機，我不太確定我的聲音是怎麼樣



傳到他那裡，也能理解他的慌張，但我真的迫切地想和他交流，如果這真的跨越了時空，那我說不定可以改變什麼。

那塊志士碑上的名字能少一些被劃在死亡的名單嗎？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你們那裡是民國幾年。」

他停頓了很久，猶豫了會後輕輕開口，還是那細細的聲音。

「三十四年。」

那是半個世紀再更之前的時間，我在島上的鄉誌看過，那時候的島還沒被編收進國軍，邊疆屬也不屬的三不管地帶，靠島民組織的防衛隊在巡視海疆。

「我這邊今年是一百零九年。」

「……」

他沉默以對，似乎是還不相信我的話，和第一次時他的話變少了，變得更沉默也更尖銳，我不知道是經歷過死亡的關係，或只是他第一次過於驚慌失措。

我不顧他的沉默，只是自顧自地說著一些或許能說服他的事，智慧型手機的發明，或是中柱橋的重建，很久後他才終於開口說了一句。

「如果……」

他的聲音很小，像是一種奢望一種許願，我把耳朵貼得很近才聽見他的聲音。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能不能告訴我。」

他說。

「這一切什麼時候會結束？」

這下換我啞口了，其實我不知道他在打的是什麼戰役，鄉誌上沒有寫，歷史上沒有寫，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提到這場戰役，我不知道他們在和什麼戰鬥，當然也不知道勝負。

「……那你得先告訴我，這場戰爭從什麼時候開始？你們的敵人是誰？」

他嘆了口氣，緩緩地說。

「這不是戰爭。」

比起說是戰爭，不如說是非官方的小型游擊戰。我想到那個幾乎所有外島都有的水鬼傳說，他和我說雖然並沒有這麼誇張，但真的有過水鬼上岸把人殺了，割下器官一部分放在顯眼場所示眾的事件，他一邊說，一邊像是在忍住乾嘔地拍了拍胸口。

所以他們組成巡邏隊，舉行宵禁，偶而也和上岸的小部

隊打突擊戰，一個化外之地的島，孤立無援的島。

他說了這麼多，我卻沒有辦法回應他什麼，最後我只是告訴他，我會和他一起想法子，還有……

「我只知道，現在島還在，你們一定沒有失敗。」

於是他笑了，這麼久以來我第一次聽見他的笑聲，輕輕脆脆的，聽起來像小鈴鐺一樣很乾淨。

「謝謝你，就算只是惡作劇，或什麼謊言也好。」

我和他說我才沒有說謊，也沒有人有必要撒這種沒用的謊。

「我怎麼知道，說不定是雪英姐讓你來鼓勵我呢？」

「那我也是大費周章了。」

他笑起來真的很清脆，有點像女孩子的聲音，說起來他的聲音本來就比較細，我的印象裡他是個文文弱弱的少年，說不定通訊器材都比他還重。

「對不起，但是真的很謝謝你，我一直和大家格格不入的，做什麼事都笨手笨腳，總覺得自己像是累贅一樣。」

我能從他的那些自言自語裡聽出來，他有時候也會一個人偷偷啜泣著，但我想至少他還是很勇敢的，他打過仗，他站出來，拋棄溫暖的被窩和被保護的安逸，他選擇戰鬥。

「我本來也開始懷疑我到底在為什麼而戰，但聽了你的話之後我覺得好多了。」

不厭其煩地，他又對我說了一次謝謝。

「不必謝我，你才是辛苦了。」

我開始期待站哨，期待能碰到那台 93，期待能和他並肩作戰的日子。

我們一起討論過戰爭，我找遍所有我能找到的史料，奇妙的是當我說到一些事件時他那邊總會出現雜訊，比方說我一個一個把外島相關的重大戰役列給他的時候，比方說我半開玩笑地上網查了樂透彩中獎的號碼列給他的時候，通訊器都會突然發出雜訊，阻斷我的話。

「……也就是說，不准劇透的意思嗎？」

「劇透？」

「就是把未來的事告訴你。」

「為什麼？」

「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能接上你的訊號，但我知道如果我改變了過去，比方說告訴你戰爭的致勝點，或者是

讓原本該中獎的人變成你，那世界就會發生不可逆的變化。」

「嗯？」

「你聽過蝴蝶效應嗎？」

「蝴蝶效應？」

「對，假設我今天翻轉了一場戰役，讓原本死亡的人沒有死，而原本不該死的人卻死了，那會造成什麼影響？」

「啊……有些人的父親回到家裡，有些人的母親死在戰場，這些失去未來的人就再也不會出生，世界就有一小塊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那如果說這一小部分的人裡面，有將軍，有總統，有什麼名人大文豪之類的那歷史不就會變得完全不一樣嗎？」

「嗯……」

我又聽見了他把腳縮起來的聲音，他埋著手悶悶的聲音傳過來。

「所以什麼都不能改變是嗎？」

我點頭後才意識到他看不見而開了口。

「對。」

「那他為什麼要讓我們的話機通聯上？」

「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村子裡又死了兩個人。

這是我隔天才知道的事。

他斷斷續續地和我說昨天死去的人怎麼樣被褻瀆，血痕、斷肢和像是一種張揚一種示威，他不過才十八歲，我還在學校裡想怎麼翹課，下課要買什麼點心的年紀。

「我該怎麼辦才好，我到底要怎麼做，這一切到底什麼時候才要結束？」

幾乎是崩潰的大哭傳進我耳裡像是求援，我該怎麼做？我該說什麼？

他們沒有什麼可以依賴的東西，也沒有戰鬥的理由和目的，這簡直比戰爭還要絕望。戰爭還有一個期待輸贏的結局，那這樣的情形呢？

我要怎麼幫他？

難道就只為了讓我體驗到這種旁觀的無力感才讓我和他接上線的嗎？

我咬著牙，蔚藍的天和綴在其上的白雲，這樣的平靜安然犧牲了多少人的絕望，又換了多少無眠的夜。

我不知道，我真的知道了。

「人類戰爭的目的是什麼？殺戮的目的又是什麼？」

下哨後我去找了輔導長，他偏過頭，問我怎麼了。

「我……」

我沒有和他說那是我的經歷，只是說我最近看了一部電影，講到這樣的故事，那個無線電兵在電影的結尾這樣問了，我想要知道答案。

「聽起來是個悲傷的電影呢。」

輔導長讓我先坐下，悲傷的一直都不是電影，而是那些被改編成電影的人生。

「你說那是一場沒有勝算的仗，不知道從何開始，也不知道何從結束。」

我點頭，雖然輔導長也不一定知道答案，但我還是想找個誰說說這件事。這件我一個人承擔不來的事。

「我先回答你，戰爭不一定有一個目的，有時候只是沒有理由結束。」

「理由？」

「有些戰爭是為了爭奪地盤，有些戰爭是反抗起義，通常這些戰爭都會在達到目的後結束。比方割地賠款，或轉讓

政權。」

「那如果……」

「對。如果人們已經忘記了戰爭的理由，又或者是那個原因本身就無法達成，戰爭就會持續到一方的消亡為止。」

但是、但是。

「真的沒有任何結束的辦法嗎？」

「這樣型態的戰爭大多起源於更上頭的衝突。也就是說這是上位者矛盾引起的下位者衝突，比方說 A 學校和 B 學校的校長關係不好，於是校長一直在自己的學生面前講對方的學校如何如何差勁，他們的學生如何如何凶暴，於是兩邊的學生便會在見面的時候更容易起口角，或可能兩邊人一言不合就會打架。」

輔導長說著用手指比劃了一個交叉。

「這就是為什麼他會說不是只戰爭，因為兩邊校長並沒有開誠佈公地朝對方宣戰，只是向自己的學生傳達自己對對方的厭惡，以及散播敵意。」

「所以說，唯一的辦法是平息兩邊爭端的起源嗎？」

「這倒是不一定。」

「不然呢？」



「說了造成衝突的其實並不是校長本人，校長只是散播歧見，所以也不一定要化解兩邊的原始衝突……」

「只要讓兩邊的人不再仇視對方就行了。」

「聰明。」

我不知道這對他的狀況是不是真的適用，但這說不定是一個突破口，一個結束戰爭的方向。

「對了，輔導長。」

道過謝後，我突然想起了他最後的問題。

「這樣的戰爭，目的是什麼？」

「沒有什麼，不就是活下去嗎。」

「那……他接到的那個，來自未來的訊息呢？」

「如果要我說的話，現實是沒有理由的，現實的話這可能是一段巧合，可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意外，但這是電影。」

「電影的話？」

「因為是電影，所以一定有一個目的，要我說的話我覺得是銘記。」

「銘記？」

「無線電兵小朋友說過自己一無是處吧，那未來的先生就是為了支撐他而出現的，這樣的小小角色並不一定對戰局

造成多大的影響，所以這不是致勝關鍵，只是一種銘記。」

輔導長說著頓了頓。

「他想要有人記得有過這麼一個人，記得有過這麼一場戰役，所以才遇見了未來先生。」

我看著輔導長，久久都說不出一句話。

「我……明白了。」

「感覺是個不錯的故事呢，你能告訴我這部電影的名字嗎？我去找……」

「呃，那個，我之前在電視上看見的，我也忘記電影叫什麼了。」

「這樣啊，真可惜。」

我告別了輔導長，回到休息室，鄰兵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只是對他搖搖頭。

下午站哨時，我將輔導長的話傳達給他，他沉默了一會，發出了乾澀的笑聲。

「什麼啊……」

那時候兩岸局勢緊張，島又在離中國更近一些的地方，於是沿岸的游擊對島發起突擊，造成這樣的局面。

「但是就算再怎麼樣都沒有辦法杜絕他們的進攻，要談和規模也太大，更不用說所有人都恨死他們了。」

「但是以散兵的突擊來說，總是會有消耗完的一天吧？」

「那一天是哪一天呢……」

他嘆了一口氣，我聽見他把話機上肩的聲音。

「不過，也只能戰鬥了，不是嗎。」

他的情緒總是大起大落，悲傷的時候好像全世界都毀滅，而堅毅的時候卻又什麼都擊倒不了他。

「謝謝你陪著我。也謝謝你這麼在乎我這裡發生的事。」

歷史總是鮮活的過去，如果我不在乎這些，那又要誰來在乎呢？

歷史書上或任何的記載都不存在的事就不是現實了嗎？

「好久不見。」

「……是真的好久不見。」

我感覺他的聲音好像變了，變得低了一些沙了一些，帶了點有氣無力，半個月的時間能讓一個人改變那麼多嗎？

「最近怎麼樣？」

我返台的時候一直心心念念著他的事，也去查了很多為資料，沒想到他只是回給我一個乾笑。

「沒事，就快要結束了。」

「要結束了？」

「要結束了。」

他說得毅然決然，我查不出那一年還有發生什麼大事，但這一切要畫上句號總是好的，他的聲音有些飄，像是喝了點酒。

「我能最後告訴你一件事嗎？」

「嗯。」

「我想過我為什麼會接到你的通話，也想過為什麼是我。」

我靜靜地聽他說話，就像是臨別的一種告白，或交代一封遺書，其實我有猜到了，其實我一直都有注意到。

「大概是我沒有辦法成為英雄吧，我不像隊長組長那樣，我不像他們一樣有體力能拿著刀槍和敵人對抗，我不像他們一樣，可以死在戰場上，可以用自己的手殺死敵人。」

他的聲音一直都細細的，不特別高卻也不低，他有脆弱的時候，也會故作堅強。

「我啊，一個女孩子在戰場上，到底能做到什麼，我自

己也不知道。一直以來我都在刻意對你掩飾著我的性別，只是因為我不想被看不起，不想被保護，不想被當成弱者那樣同情。」

他的話裡有憤怒卻沒有恨，他希望戰爭停止而不是敵人死絕。

「但是我想我還是很脆弱，我還是希望誰能夠記住我，我還是想要依賴著誰。」

他說。

「我對你說這些不是想要你同情我，只是、只是，你能夠記住我嗎，我大概沒辦法有什麼了不起的功績，戰爭結束後我就會變回一個普通的女孩子，不會有人記得，不會有人在乎我曾經上過戰場。」

那些聲音變得越來越雜亂，我感覺到手上的無線電正在發燙。

「所以你可以記得我嗎，記得我的名字，記得我曾經也為島奮戰過，記得我也許死在今天。」

他是真的醉了，我聽見槍械碰撞的聲音，我聽見水，我聽見划槳的聲音。

「今天是民國四十二年三月八號，我叫王淑麗，我要去

進……」

無線電突然爆出了一聲很大的雜音，嚇得我鬆開了手，隨著雜音蹦出了星點的火花，我手上的 HR-93 突然起了火，我手忙腳亂地用有線電聯絡了安全士官，他趕下來的時候 93 的畫面已經一片空白，空氣裡漫著濃濃的燒焦味。

通信負責人的班長嘟囔著這具 93 半年前才剛後送回來，怎麼用著用著就燒掉了。

「喂，趙靖成，你是不是無聊把 93 拆來玩了。」

「我真的沒有，就算我想拆也不知道怎麼拆吧，再說我要怎麼裝它才會燒成這樣啊！」

進廠調查的結果是不知名原因的過度使用，三廠的班長說，這台 93 不知道哪條線路出了問題，不斷地在輸出超過它所能承受的高功率電壓，而且已經很常一段時間了。

他們到最後也沒有查出那個原因，但只有我知道，它這幾個月來跑得有多努力，在過去和現在間，跑了十多年，傳達了一個弔念的理由。

我去島上問了一圈，終於問到了一個叫做王淑麗的婆婆，她今年七十二歲，年紀大了，島上醫療資源不好，已經回到

台灣，住在一間療養院裡。

隔次返台我坐火車搖搖晃晃地到了花蓮的一個小小療養院，我一進門就看見一個婆婆坐在搖椅上曬太陽，一隻貓懶洋洋地趴在她的腿上，一人一貓都在打著盹。

我向醫療人員詢問後，被帶到了她面前。

「淑麗婆婆，這裡有一位靖成先生要找您。」

「靖……成？」

婆婆歪過了頭，我的記憶裡他的聲音一直都是莫辯的少年嗓音，時間荏苒走沙了他的喉音，斑駁了色彩。

「我是靖成，未來洞洞。」

搖椅上的老人微微愣了一會，然後才用蒼老的聲音對醫務員說是。

「這是我認識的人。」

醫務人員聽完後說了句祝您們聊天愉快，便退了下去，我喊出那個呼號的時候還有些害臊，那是他記憶裡多少年前的兒戲了，卻對我來說還歷歷在目。

「後來……您做了什麼？」

「不用加敬語了，笨蛋小鬼頭。」

我說我接到的通訊只有到他報完名字，婆婆淺淺地笑了，

說她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心有余悸。

那天他們在周圍的小島礁上發現了敵軍的據點，本來打算五天後攻堅，那天晚上他做了一個決定，他們攻堅得耗損掉多少人，一直以來他都被他們保護著，那些年長的隊長組長只會笑著摸摸他的頭，說我們的小公主，你只要顧好無線電就好了。

但那一天他不想要這樣做，他想去打一場屬於他的仗。

所以他偷走了槍，和一捆炸藥，準備偷偷潛入敵人的據點，和對方來個你死我活。

「最後，我炸掉了他們半數的據點，自己也傷得很重，我殺了我自己也數不清的人，炸斷自己的一條腿，還瞎了眼睛，我以為我就要死在那裡了。」

但是有一個少年兵救了她，她在敵軍的追查下將她藏進森林，並偷偷運上了小船。

「『我已經通知你們的人了，他們會過來接你。』他這樣對我說，很奇妙的是本來還是想殺他的，聽到這一句話後卻完全消了氣，他沒有道歉，沒有對殺了我們這麼多人道歉，我卻原諒他們了。」

婆婆用僅存的一條腿晃著搖椅，她腿上的貓『喵』地一



聲跳下了草地。

「最後我們也沒有握手談和，國軍收編了島，變成東引反共救國軍，戰爭還在繼續，他們謝謝我們守衛了島十五年。」

婆婆張開了渾濁的雙眼，我們就像是她的六十多年前那樣靠著彼此的聲音找到對方，她說她們的戰爭已經結束了，然後有人擋在她們前面。

「像現在的你一樣。」

最後，她伸出手，她問我是不是還和六十多年前的她通完話，那個悲傷的小女孩。

「我在一個月前才結束和你的最後一次通話。」

「而我已經過了六十多年了。」

她說。

「我能碰碰你的臉嗎？」

我低下頭，想像十七八歲的她，亂糟糟的頭髮，和那些巡防隊的男人們一起度過的日子。

她眉眼裡的皺紋告訴我這段歷史不是虛假，她起皺的手撫過我的臉頰，然後輕輕地笑了。

「和我想像中的一樣，是個小帥哥呢。」

總字數：8339